



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研究報告系列

第八期
二零零三年二月

多元文化與比較文學的發展

樂黛雲
北京大學

本文作者歡迎讀者提供意見。

聯絡方法：

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現代文學 樂黛雲

電郵：tyjdy@pku.edu.cn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is an endeavour of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a consortium with 28 member universities, to foster dialogue amo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ast-West studies. Globalisation has multiplied and accelerated inter-cultural, inter-ethnic, and inter-religious encounters, intentionally or not. In a world where time and place are increasingly compressed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grows in density, numbers, and spread, East-West studies has gained a renewed mandate. LEWI's Working Paper Series provides a forum for the speedy and informal exchange of ideas, as scholar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ttempt to grapple with issues of an inter-cultural and global nature.

Circulation of this series is free of charge. Comments should be addressed directly to authors. Abstracts of paper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LEWI web page at <http://www.hkbu.edu.hk/~lewi/publications.html>.

Manuscript Submission: Scholars in East-West studies at member universit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ubmitting a paper for publication should send an article manuscript, preferably in a Word file via e-mail, as well as a submission form (available online) to the Series Secretary at the address below. The preferred type is Times New Roman, not less than 11 point.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will review all submissions.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not to publish particular manuscripts submitted. Authors should hear from the Series Secretary about the review results normally within one month after submission.

Copyright: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copyright remains with the author. Please do not cite or circulate the paper without the author's consent.

Editors: Ah Chung TSOI, Director of LEWI; Emilie Yueh-yu YEH, Cinema & TV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LEWI.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From HKBU: CHEN Ling, Communication Studies; Martha CHEUNG,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ivienne LUK, Management; Eva MAN, Humanities; TING Wai,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NG Man Kong, History; Terry YIP,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outside HKBU: David HAYWARD, Social Economics and Housing,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Disclaimer: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and its officers, representatives, and staff, expressly disclaim any and all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for the opinions expressed, or for any error or omission present, in any of the papers within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All opinions, errors, omissions and such are sole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 Authors must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use of non-published and published materials,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y, and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any such errors.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Series Secretary:**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Tel: (852) 3411-7273; Fax: (852) 3411-5128
E-mail: lewi@hkbu.edu.hk
Website: <http://www.hkbu.edu.hk/~lewi/>

多元文化與比較文學的發展

樂黛雲¹
北京大學

摘要：文化從來就是多元的，不同文化的互相啓發，互相促進，構成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態。一種文化的發展往往有縱向繼承的“趨同”傾向和橫向開拓的“離異”傾向，只有這兩種傾向互相爲用的時候，這種文化才能鞏固發展。但我們必須警惕和克服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給多元文化帶來的危機，不至於爲一種霸權文化所覆蓋、以至成爲單極的某一種文化對全球的統治。不要讓戰爭狂人來征服全人類，我們需要不同的制衡。不同的制衡需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間就需要溝通、對話，互相寬容，互相支援，互相吸收。文學是溝通人類靈魂最好的橋梁，比較文學在多元文化發展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它所研究的是不同文化的文學間性。它的功能是幫助大家找到一條在對比中欣賞各種文學的路徑和不斷地發現文學的生長點，觸發新思路；它的目的在於跨越文化，跨越學科，讓人類通過比較的途徑達成理解、對話和共識。從而促進多種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共同創造一個不同文化共存和互補的和平的新時代。

關鍵字：多元文化 文化霸權主義 文化割據主義 比較文學 跨學科 共存與發展 生長點

一、 全球化與文化發展

全球化不等於一體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所有事物都很快地全球互相聯繫、互相依存了；一體化（Unification）指的是完全一樣，遵守同樣的規則和同樣的模式。現在，經濟上正在一體化，加入了 WTO，就得遵守同樣的遊戲規則；科技也得按照同樣的規律來做。所以在經濟和科技的絕大部分領域已經是一體化了。

但文化顯然不可以，也不應該一體化。文化從來就是多元的，各個人類群體的生存環境不同，語言不同，傳統和習慣不同，文化也就各不相同。必須有不同文化的互相啓發，互相促進，構成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態，人類才有發展前途。中

¹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現代文學教授，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

國古話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夫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說，不同，才可以互相補充，互相啓發，互相發展，甚至於互相衝突，衝突以後也可以發展。如果大家都一樣，不斷重復，那就能繼續發展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文化生態的豐富性，決不可以讓文化也變成單一化、一體化。這和自然生態一樣，沒有樹林的覆蓋，沒有多樣化的自然發展，沒有各種生物的相生相剋，那就會變成一片自然的沙漠。如果沒有不同的文化之間的和而不同，多元並存，我們的文化也會變成一片化沙漠。

事實上，文化是通過兩種不同的方式來發展的：一是“趨同”，一是“離異”。“趨同”是一種縱向發展，也就是趨向於共同的方向。例如秦始皇統一全國，儒家一統天下，漢文化“定於一尊”，結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從發展來看，這種階段也是必要的，因為“縱向的認同”求得了統一，鞏固了前一階段的發展。但是所謂“同”也不是絕對的“同”，裏面仍然包孕著隱在的“不同”的因素。發展到一定時候，這些因素就會使趨同的方式崩潰，而代之以“離異”的階段。橫向開拓一般有三方面導向，即外來文化影響，邊緣文化的中心化和與原來互不相干的其他學科的匯合。

三種導向中，外來文化的影響是最重要的。例如魏晉南北朝，佛教傳入中國後，衝擊了漢代的“定於一尊”，形成了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中國有三次大規模吸收外來文化的高潮，一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化接受了佛教的傳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二次是明末清初時期，基督教文化大量傳入，那時候很多清朝官吏，甚至包括康熙皇帝，他自己就學幾何，代數，這在中國過去是沒有的。五四前後，又是一個西方文明大量傳入的時代。外來文化的三次大的影響和波及，造就了中國文化橫向開拓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二個方面是邊緣文化向中心靠攏，帶來了新的發展。邊緣文化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次文化，亞文化。主流文化吸收了邊緣文化，也是橫向開拓。這在中國特別明顯，大家知道中國的詩歌從整齊的五言詩、七言詩變成長短參差的“詞”，就是受了民間的歌謠的影響，是一種邊緣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匯合。小說也是一樣，也是從邊緣文化開始的。例如佛教裏的講經，有僧講、俗講，為要宣傳佛教，就需要講通俗易懂、聯繫生活實際的故事，小說就此發展起來。說書人、話本、講經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邊緣的亞文化潮流。

第三個方面是從非文學的其他學科吸收新鮮血液，如繪畫、音樂、建築、雕塑、以及自然科學等等。舉例來說，五四前後，進化論對於中國文學思想影響很大，稱得上是對文學的全面刷新。魯迅正是根據進化論才提出青年人必勝於老年人，未來會比現在更好。當然現在對此又有不同的看法，我只是說自然科學常常給文學帶來新的觀念。總之，一種文化的發展往往有縱向繼承的“趨同”的傾向，同時還有橫向開拓的“離異”的傾向。只有這兩種傾向互相為用的時候，這種文化才能鞏固發展。

二、 多元文化的危機：文化霸權主義與文化割據主義

經濟全球化應是文化橫向開拓的大好時機，但經濟全球化同時也蘊涵著以強勢文化覆蓋弱勢文化，削弱多元文化的可能。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方面是文化霸權主義，第二方面是文化割據主義。

所謂文化霸權主義就是指某些人總是想把他們的價值標準，他們對於人生和世界的觀念強加於人，覆蓋全球，形成單邊統治。這種單邊化相應地構築了文化的一元化，破壞了文化生態，結果是使多種文化消亡。要抵制文化的一元化，保

持文化的多元發展，最重要的就是要維持一個多極化的機制，在相互制衡的同時，大力發展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

文化割據主義，是指有些人很怕受到外來影響，極力鼓吹“純而又純”的本土文化，動不動就搞“清除精神污染”，排斥一切外來文化，拒絕交往，拒絕任何改變，甚至為此鎮壓內部改革求新的勢力。塔利班就是最明顯的文化割據主義，他們毀掉一切外來的優秀文化遺產，如巴米揚大佛。其實文化割據主義也是一種文化霸權主義，他們也是要用他們所堅持的信念來覆蓋別人、強制別人，只不過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很小。文化割據主義顯然只會帶來自己文化的覆滅，這是歷史多次證明了的。

歷史和現狀都已證明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之間所引起的衝突必將給人類帶來極大的災難。那麼，在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之間進行對話，達成妥協，避免戰爭，進行對話是可能的嗎？

也許希望就在於這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極其廣闊的空間，世界上絕大部分人是既不贊成文化霸權主義，也不贊成文化割據主義的。但他們往往或偏向於前者，或偏向於後者。

偏向于文化割據主義的人總是有意無意將自己封閉起來，只願意談自己熟悉的事，不願意，甚至畏懼開闢新的領域，吸收新的知識。如果你想討論世界上大家都關心的，但是由別國提出的問題，他們就會說你們為什麼只想討論別人的問題，就不討論我們自己提出的問題啊？其實，什麼人提出的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問題本身。只要是世界前沿，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就應該參加討論。如果不能置身於世界發展的最前沿，就不能以一個大國的地位在世界上發言。例如環

境，生態問題，儘管我們在這方面曾有豐富的文化遺產，但問題卻是外國人最先提出的，不討論當然是不行的。

還有人提出我們要有自己的、不受外來影響的、“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那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吸收了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後來又吸收了基督教文明。中國文化本來就是在一個不斷跟外界交換資訊，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到哪兒去找“原汁原味”呢？就像剝洋蔥皮一樣，你剝掉一層，好象是原來的了，還可再剝掉一層，最後你發現它是空的，洋蔥剝到最後是什麼都沒有的。這種文化保守主義也是很危險的，他總認為西方的東西都是精神污染，要把自己封閉起來。

傾向于文化霸權主義的也不光是美國。過去我們看到好多蘇聯的報章，他們總想別人按照他們的方式辦，什麼東西都是蘇聯的好，明明不是他們發明的也算他們發明的。現在我們還可以從網上看到一些文章說，過去不是日本侵略中國，而是日本團結中國來抵禦西方白種人的進攻。大東亞的人團結起來，為生存而戰，沒有侵略可言。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日本領導下的“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文化實際上是以中國文化為主流的，這是事實。但我們並不抹殺別樣的文化。我們主張文化應該是多元的，多元並舉，多元並有。可是，這也不是容易辦到的事。國內也有文化霸權主義的苗頭。例如常常有人說 21 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從理論上來說，這也是不對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你要用中國文化來覆蓋全球，這本身就作不到。中國文化可以成為很重要的參照系，可以對別的文化提供非常好的借鑒，可是要用中國文化“征服”全球，強制人吸收，那就會形成文化霸權。

如上所述，我們希望 21 世紀是一個多極制衡，多元文化並存，互相交流，互相發展的世紀，而不是哪一種文化覆蓋全球的世紀，不管你用哪一種文化覆蓋

全球都是錯誤的，都會帶來人類的危機，所以這種傾向是很危險的。如果我們能克服以上的錯誤思想傾向，首先在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之間的廣闊空間裏讓人們逐漸接近，取得共識，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就會被孤立起來，他們所產生的危險也就不是不可制止的。在這個過程中多元文化也就會發展起來。

三、 比較文學在多元文化發展中的特殊地位

如上所述，遏止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危機的關鍵之一就在於溝通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民，通過對話使他們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以至互相欣賞。正如費孝通老先生在《反思·對話·文化自覺》一文中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從歷史來看，文學從來是文化溝通和文化對話的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因為文學是研究人的，研究人和人的關係，研究人的靈魂。不管是哪一國的文學，都是研究人。只要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共同的生命形式，如人和人的關係，人和自然的關係，人和命運的關係，夫妻關係、父子關係等等。這對於全世界的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可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同，方式不同，價值觀也不同；我們可以通過談論文學，談論人的關係來互相溝通，互相理解，互相寬容。人的體驗方式也是一樣的，不管你是什麼人，都有歡樂，有痛苦，有幸福，有憂傷，有希望和絕望，有愛恨、有生死，有離合……這樣的人類體驗無論東方人和西方人都是有的。在這些問題上就很容易溝通。文學是用以溝通人的靈魂的，它是溝通不同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們要解決世界問題，首先要瞭解不同文化對這一問題的不同看法，否則就會引起誤解和衝突，甚至訴諸武力。可以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中國最講究孝，對

父母要很尊重，要很愛你的父母。中國人講“仁”，“仁”就是“親親爲大”。要先愛你的父母，然後“推己及人”，也愛別人的父母，然後是愛天下人的父母。這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不可能說你愛你的父母跟愛別人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愛有差等”。這是中國的一個傳統。可是在別的國家就不一定是這樣的愛，像非洲有一個部落，他們有一個習俗，父母到了六十歲時候就把他們殺掉。爲什麼呢？客觀上他們的生產力不發達，如果老人太多，年輕人就沒有東西吃了，所以他必須要把老人殺掉。在心理上呢，他們認爲，父母到了六十歲以後都是很困難的，走也走不動了，吃東西也吃不動，這兒疼，那兒疼，腳也不好，牙也不好。把他們殺了，就是把他們的靈魂解放了。他們的靈魂從肉體中解放出來再去投生到一個新的肉體裏邊，成爲一個快樂的年青人，有什麼不好呢？他們認爲這是對父母做了一件好事。等到科學發達，他們認識沒有靈魂這回事，就不一定把父母殺死了。所以你就不能怪他，不能按你的標準來要求他。你要是不理解他，不能容忍他，甚至跟他爲仇，進行剿滅，那就不對了。你要尊重別人的信仰，相信他們會進步。西藏也是，我們的父母死了都要好好地埋葬起來，入土爲安，或者是土葬或者是火葬。但是西藏實行天葬，把父母的屍體放在最高的山上面，讓老鷹把他們的肉叨走，叨得越乾淨，就是對父母越盡孝。因爲這證明你的父母是最純潔的。如果你說這是殘忍的、不孝的；他也可以說你把父母埋在地下，讓螻蛄蟲子一點點蛀空吃光，才是殘忍不孝呢！這樣，互相就不能溝通。所以文化要能夠共容共存，就必須互相理解，互相溝通。

通過文學的途徑，使不同文化的人們得以互相溝通是很重要的，在當前尤其如此。以跨文化文學研究與跨學科文學研究爲核心的比較文學在發展多元文化，展開不同文化的對話，緩解文化霸權主義與文化割據主義的對立，促進文化多元

共存等方面顯然具有不同於過去的重要意義。

四、多元文化中的文學欣賞

多元文化中對不同文學的欣賞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可以提供我們多種多樣的欣賞的快樂。如果只知道中國文學，那麼範圍是很窄的，就不知道外國文學也提供了很多很有意義、有趣味的欣賞物件。如果把不同文化中寫同樣題目的作品放到一起來欣賞，就會得到不止是看一種作品的樂趣。我可以舉個例子，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喜歡欣賞月亮。中國人對月亮很看重，有很多關於月亮的詩。中國的月亮詩多半是很富於哲理的。特別是李白的詩，他把月亮和很多哲理結合在一起，比如通過月亮把人生的短暫和自然的永恒加以對比。他寫道：“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給人很多感慨，人世經過許多滄桑，而明月依舊如此！中國人看月亮，常常把月亮當作永恒的象徵，詠歎人世的短暫！

日本人寫月亮，就不太一樣。日本有一個獲“月亮詩人”，美稱的大詩人，明惠上人，大概是生活在宋朝這樣的年代。他寫月亮，從不涉及哲理，而是動情地表達與月亮無猜的親密。他寫過一首詩，是很短的俳句：“山頭月落我隨前，夜夜願陪爾共眠。”和月亮一起共同睡覺。這在日本人看來非常美，可是在中國人看來，就會覺得對月亮多少有些褻瀆，而不是一種虔敬的感覺。中國詩人通過月亮把短暫和永恒結合在一起，日本人卻把自己和月亮本身結合在一起。像這首詩，後面又說：“心境無翳光燦燦，明月疑我是蟾光”，我的心境是那麼清純明亮，我和月亮是那麼親密，連明月都懷疑我就是月亮本身了！日本著名詩人川端康成在獲得諾貝爾獎發表演說時，認為“月亮詩人”講得非常好，他非常

喜歡這些詩，認為它們集中代表了日本民族的審美趣味。這是另外的一種欣賞方式。

再看希臘神話裏對於月亮的欣賞。在希臘神話裏，月亮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少女，是一個女神。這個女神每天駕著好幾匹白馬拉的金車從東邊到西邊，每天都一樣。月亮每天這樣走來走去覺得非常孤獨，後來她就愛上了一個人間的少年，她非常愛他，可是凡人是要死的，不像月亮可以永恆。她就把這個美男子放在一個山洞裏，每天經過山洞，她都親吻他，擁抱他，然後再駕車走掉。這個少年由於月亮女神之愛，得到永恆，但他只能長年不醒，也不會說話，永遠在睡眠中生存。這個神話告訴我們人要得到永恆，就要付出代價，這代價就是離開塵世，永遠孤獨。中國的嫦娥，吃了長生不老藥，就成仙升天到月亮上去了。那裏只有她一人，還有一隻玉兔，有一個砍樹的吳剛，他砍的樹砍下又複生，他永遠在樹上下不來，另外還有一個三支腿的寶蟾。所以嫦娥也很寂寞。唐代詩人李商隱的詩說：“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蒼天夜夜心”，日日夜夜都是一樣寂寞，你想想和別人不一樣，要想追求永恆，它的代價就是孤獨。

歐洲的近代詩歌又不相同。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詩集《惡之花》中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詩，題目是“月之愁”，寫得很美，它的特點是月亮和人完全是兩分的，詩人完全把月亮擬人化了，在詩人筆下，月亮是一個憂愁的女人。這首詩說：“今晚月亮做夢有更多的懶意，像美女躺在許多墊子上”，月亮周圍有許多白雲，有如羽毛坐墊。詩歌描寫月亮在漫不經心地撫摸著自己，在入睡之前，覺得很悲哀，她就面向地球，讓她的眼淚一串串地悄悄地流向大地。這時，一位虔誠的失眠的詩人，面對著月亮把這蒼白的淚水捧在手掌上，好象乳白色的珍珠碎片，銀光閃亮。他把它放在心裏，那是太陽永遠照不到的地方。這就和日本的月

亮詩很不一樣，日本的詩是人與月亮合為一體，這首詩是寫人和月亮的兩分。這首詩和中國的月亮詩、希臘的月亮神話也不一樣，這不是對孤獨與永恆的描寫，而是寫一種月亮和人的美好的世俗關係。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只欣賞中國的關於月亮的詩當然很好，但你也可以用別的欣賞方式，日本的方式、希臘的方式、歐洲的方式……那麼你就會很豐富了。

這樣的例子還很多，比如關於鏡子，各種文學對於鏡子都有不同的描寫。對於各種象徵，全世界也是不一樣的。例如在西方的象徵系統裏，蝙蝠是最壞的東西，因為它又是哺乳動物，又是鳥，所以它代表魔鬼。可是中國認為蝙蝠是非常好的象徵，大家看木梳上刻著蝙蝠，門窗上也有很多蝙蝠的形象。為什麼中國人覺得蝙蝠是很美的呢？因為蝙蝠跟“福”同音，蝙蝠來了，就是“福”來了。所以中國人就很喜歡蝙蝠。有些象徵也是一樣的，比如狼，中外文學中都是壞的象徵。外國文學中，狼總是貪婪、殘忍的，中國也一樣：“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但也有變化，大家看過傑克·倫敦的《海狼》，在原始的森林裏，狼嗥，代表一種原始的活力，對生命力的追求，這是另外一種象徵。

千百年來，人類創造的精神文明實在是太豐富了。比較文學就是幫助大家找到一條在對比中欣賞各種文學的路徑，能夠很好地去欣賞人類所創造的各種精神財富。

五、在多元文化中尋求文學的生長點

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比較文學的另一個功能就是發現文學的生長點。多種文化中的文學的解讀是創造新文化的一個必要條件。一種文化進來了，人們要接受它，首先要對它進行解釋。我們在解釋它的時候，肯定跟它原來在其

本土中被解釋的情況並不一樣。有許多方面會不知不覺地按照我們傳統文化的習慣去解釋，這就難免有誤解，有誤讀。我舉個例子來說，我在美國加州大學教書的時候，和美國大學生一起討論過一篇趙樹理在延安時代寫的題為《小二黑結婚》的小說。小二黑是個農民，他正在跟村子裏名叫小芹的姑娘談戀愛。小二黑的父親叫二諸葛，小芹的母親叫三仙姑，三仙姑四十來歲，她是個神婆，靠跳神給人家治病。人家來看病，她就唱請神的歌，唱得特別好聽。小芹的男朋友們來了，她就跟這些青年人混在一起，有說有笑。作為一個寡婦，村裏的習慣勢力對此很是看不慣。後來小芹和小二黑的結婚受到了當地幹部的壓力，因為村幹部的朋友想要和小芹好。於是，他們找了個由頭，把三仙姑一家告到了村裏。村幹部就把小芹的媽媽叫去罵了一頓，指責她管教不嚴。村幹部說，你都四十幾歲了，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粉搽得那么多，就像“下了霜的驢糞蛋”！中國的一般讀者都會覺得小芹的媽媽是不規矩，四十幾歲了，還跟那些男人談笑，搽粉，打扮，戴花什么的，不怎麼樣。在和美國學生討論的時候，他們的看法可不同。他們認為三仙姑是一個非常解放的女性，她熱愛生活，雖然四十幾歲了，仍然愛美，認為生活是美好的，她願意和年輕人在一起，她希望過一種不是別人給她安排的、快樂的生活。她並沒有危害什么人，她應該是一個正面人物，是勇敢突破束縛的、女性解放的先鋒。這種看法真是我們沒有想到的。他們還批評那個村幹部，說這個村幹部就是中國的父母官傳統的寫照，什么都要管，人家臉上搽粉有多厚也要管，這是妨害個人自由！我在國內講現代文學時，和中國的學生也討論過這篇文章，但從來沒有人有這種觀點。我們當然也可以說，美國學生的看法是對中國作品的“誤讀”，這肯定不是作者趙樹理的原意。事實上，作者的原意並不一定很重要，作者總是會死的，他的意願也不大可能完全如他所願地表現在作品裏。“文

化誤讀”必然會產生的。這種“誤讀”並沒有什麼壞處，倒是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角度，從不同的方面來理解這部作品。如果一部作品永遠只有一種解讀方法，那它就很難發展了。由此可見，不同文化之間，文學作品的“誤讀”能夠造成一個新的生長點，使得文化向前發展。比較文學要研究的也就是這樣的生長點怎樣觸發新的思路，促進兩種文化的交融和共同發展。

例如種一棵蘋果樹，接上梨枝，這棵樹結出來的果子就不再是原來的蘋果，也不是原來的梨，這就是一種改進。比較文學起的也是這個作用。易蔔生的劇本《傀儡之家》在五四時期的中國有很大影響。原著並沒有講女主人公娜娜離家出走後結果如何，後來魯迅寫了一篇文章《娜娜走後怎樣？》以中國社會為背景，他指出娜娜走後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回來，另外一條就是墮落，因為她沒有工作，無法生存。魯迅的這個思想就補充了易蔔生的《傀儡之家》的思想，不光是一走了之，還要有社會的改革，要準備可行的道路。魯迅的短篇小說，《傷逝》寫兩個年青人，自由戀愛，離家出走，還沒到一年，男的由於社會壓力，失業在家，女的也找不到工作，只能天天做飯，養了一隻小狗，養了幾隻小雞，越來越覺得生活平淡無味，太沒意思！愛情也就此消亡。最後，女的又回到她的娘家，男的則無家可歸。這篇小說顯然是沿著《傀儡之家》的思路來寫的，經過對中國社會實際情形的思考，使原作深化，變成了另外一個作品。其實，胡適的獨幕劇《終身大事》和後來茅盾的短篇小說《創造》也都可以看出從《傀儡之家》萌發出來的不同的生長點。在文學史上，新的變動就是這樣在不斷的碰撞中產生。比較文學為不同文學的碰撞提供了土壤。

六、 文學理論的現代化和全球化

中國傳統文學理論肯定是世界文學理論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的文學理論非常重要，非常有特色。很早以前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克勞德·紀延（Claude Gillian）就曾說過世界文學理論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就不會是全面的，也是不能想象的。這種想法很早以前就被很多學者所認同。

但如果永遠是原封不動的古代理論，那就不能為今天所用，更不能成爲一種為世界其他文化的人們也能接受和利用的東西。因此首先是要使其現代化，爲現代人所明白。也就是要對中國文學理論進行現代詮釋，並推向世界，讓世界接受它，使它成爲二十一世紀新的文化理論建構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在世界文學理論正在進行建構中，傳統文學理論的現代化決不是關起門來所能完成的。我們必須來到世界文學理論發展的前沿，瞭解人們都在思考和談論什麼問題，瞭解這些問題從何而來，也就是瞭解這些問題的歷史和現狀，經過仔細的對話和參照，才能弄清楚在我們的理論遺產中哪些是我們自己最可寶貴的東西，哪些是可以補他人之不足的東西，哪些需要揚棄，哪些需要改造以適應現代的要求，作到既非強加於人，又非故步自封。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傳統文學理論走向世界，有益於全人類。這正是以跨文化文學研究爲其核心內容的比較文學學科必須面對的重要任務。

對於外國文學理論的引進也只有相互比照參證中才能產生互動，互相引發，使雙方都得到發展。例如當我們討論德國、法國、英國的浪漫主義時，如果能參照浪漫主義傳入中國、日本、印度的不同情形——被接受的不同重點、改寫和變形，就不僅可以更深入地研究當地文學發展的來龍去脈而且也是對於浪漫主義本身的一種極其重要的反饋和豐富。

總之，比較文學所研究的是不同文化的文學間性，即各種文學聚集在一起

時所產生的各種現象，這既不是“比較”也不完全是“關係”所能範圍的。記得中美比較文學雙邊會議繼 1983 年第一屆會議（北京）和 1986 年第二屆會議（美國普林斯頓、印地安那、洛杉磯）之後，曾計劃於 1989 年召開第三屆會議，議題就是“Literatures, Literary Theories, Literary Histories）即“多種文學、多種文學理論、多種文學史”。近 30 篇論文都已寫好，但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這個雙邊會議就此中斷。論文曾由遼寧大學出版社用英文出版，為許多美國大學圖書館所收藏，但在中國卻鮮為人知。當時楊周翰、王佐良等先生的設想就是要在這次會上討論各種文學聚集在一起時所產生的各種現象。

七、 跨學科的文學研究

比較文學的另一個分支是跨學科文學研究。它研究文學和其他學科，包括哲學、藝術、自然科學等不同學科的關係。這方面的研究常常因為其範圍過於廣泛而不大被人們所認同。其實，如果緊緊扣住文學研究這個中心，從這個中心向其他學科輻射，還是完全可以把握的。例如研究《春江花月夜》這首詩，如果和以它為創意的古典樂舞春江花月夜（我甚至看過一次很成功的春江花月夜芭蕾舞演出）和有關的繪畫、音樂聯繫起來研究，一定會交相輝映，比單獨研究一首詩更有意義。

比較困難的也許是文學研究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其實，這種關係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21 世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現在科學的發展，逐漸離開了人文的目標和精神。過去發展科學、技術都是為了人類的幸福，現在不同了，追求利潤成了發展科學技術的最重要的目的。即便科學家仍然本著自己的“良心”，但他也不得不聽命於給他投鉅資建立實驗室的資產者。一位著名的法國科學家，到北京大

學來演講，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認為過去的自然科學，目標是追求真理。哥白尼，伽利略為堅持“是地球圍著太陽轉”，而不是“太陽圍著地球轉”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到了二十世紀，科學的目的也還是為了人類的利益，為要造福於人類。但是到了現在，科學失去了它的目的。如今科學既不是追求真理，也不是服務於人類，科學只能服從於利潤，沒有利潤，科學就無法繼續進行。就拿植物轉基因來說，由於改變了基因，土豆越來越大，番茄越來越紅，這當然可以賺更多的錢，但是基因改變會不會引起整個生物鏈的改變？這種做法長遠來看，結果如何，誰也不知道，誰來負責，沒有人負責。改變了植物的基因，動物的基因，然後我們吃這個植物和動物，人類的基因也會受到影響，到了十年二十年以後，人類會變成什麼樣子，整個自然的生態遭到了破壞，原來的均衡遭到了破壞，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些問題都影響著整個人類生活，都向人文科學提出了挑戰。人文科學應該和自然科學一起回答這些問題。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結合，面對人類命運的過程中，文學可以作出很大貢獻。如科幻小說，科幻電影就可以在想象中充分預示科學脫離人文的目標後所可能出現的種種危機；探索人類未來的文學作品更可以為自然科學家提示有益的啟發。

另外，自然科學新理論的進展往往也會刷新文學的研究。進化論、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等新理論也對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對文學研究方法更是如此，比方說我們把《紅樓夢》輸進電腦後，統計了一下，哪些詞各用了多少次。《紅樓夢》前八十回後四十回是兩個人寫的，怎麼來證明呢？首先統計哪些詞在前八十回用了多少次，在後四十回用了多少次，一比較就會發現，有的詞在前八十回用了幾百次在後四十回卻沒用過幾次。這樣一比較，經過統計，就會知道《紅樓夢》是兩個人寫的，不可能是一個人寫的。這種借助統計學的科學方法

刷新了文學研究中詞彙學、風格學等學科的研究。

總之，目前，爲了世界的多元文化的發展，爲了世界能有均衡的制衡，不至爲一種霸權文化所覆蓋，以至成爲單極的某一種文化對全球的統治，不要讓一些戰爭狂人來征服全人類，我們需要不同的制衡。不同的制衡需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間就需要溝通，對話，互相寬容，互相支援，互相吸收。文學是溝通人類靈魂最好的橋梁，比較文學的目的在於跨越文化，跨越學科，讓人類通過文學互相交流，互相對話，互相理解，來共同創造一個不同文化共存和互補的和平的新時代。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The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is an endeavour of LEWI to foster dialogues among institution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ast-West studies.

Circulation of this series is free of charge. Feedback should be addressed directly to authors. Abstracts of paper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LEWI web page (<http://www.hkbu.edu.hk/~lewi/publications.html>); full text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1. CHAN Kwok 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oth Sides, Now: A Sociologist Meditates on Culture Contact, Hybridiza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English/38 pages, April 2002.
2. Mary Ann GILLIE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East Meets West in the Poetry of T. S. Eliot*, English/30 pages, April 2002.
3. 湯一介 (北京大學), 文化的互動及其雙向選擇: 以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學傳入中國為例, 共 14 頁, 2002 年 7 月。
TANG Yijie (Peking University),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the Bidirectional Op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Indian Buddhism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to China as Examples*, Chinese/14 pages, July 2002.
4. Werner MEISSNE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ina's Response to September 11 and its Changing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ish/15 pages, September 2002.
5. Janet Lee SCOT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Eastern Variations of Western Apprenticeship: The Paper Offerings Industry of Hong Kong*, English/30 pages, October 2002.
6. Alexius A. PEREIR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o-Singaporean Joint Ventures: The Case of th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Project*, English/32 pages, November 2002.
7. HO Wai Ch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 Study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English/27 pages, January 2003.
8. 樂黛雲 (北京大學), 多元文化與比較文學的發展, 共 11 頁, 2003 年 2 月。
YUE Daiyun (Peking University), *Plurality of Cultur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oward a New Perspective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11 pages, February 2003.
9. XIAO Xiaosu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New-Old Cycle Paradigm and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Radicalism*, English/37 pages, February 2003.

Submission of Papers

Scholars in East-West stud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ubmitting a paper for publication should send article manuscript, preferably in a WORD file via e-mail, to the Series Secretary's email address at lewi@hkbu.edu.hk or by post to 9/F., David C. Lam Buildi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Preferred type is Times New Romans, not less than 11 point.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will review all submissions and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not to publish particular manuscripts submitted. Authors should hear from the Series Secretary about the review normally within one month after submission.